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三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七回　秋　　齋偶結海棠社　　蘅院夜擬菊花題

下一回▶

話說史湘雲回家後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。且說賈政自元　　歸省之後，居官更加勤慎，以期仰答皇恩。皇上見他人品端方，風聲清肅，雖非科第出身，却是書香世代，因特將他點了學差，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。這賈政只得奉了旨，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。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，起身而去。寶玉等如何送行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，不及細述。

单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，真把光陰虛度，歲月空添。這日甚覺無聊，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，仍舊進園來了。剛換了衣服，只見翠墨進來，手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。寶玉因道：「可是我忘了，要瞧瞧三妹妹去的，可好些了？你偏走來。」翠墨道：「姑娘好了，今兒也不吃葯了，不過是凉着一點兒。」寶玉　　說，便展開花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妹探謹啟

二兄文几：前夕新霽，月色如洗，因惜清景難逢，未忍就卧，漏已三轉，猶徘徊桐檻之下，竟爲風露所欺，致獲採薪之患。昨親勞撫嘱，已復遣侍兒問切，兼以鮮荔並眞卿墨蹟見賜，抑何惠愛之深耶！今因伏几處黙，忽思歷來古人，處名攻利敵之塲，猶置

些山滴水之區，遠招近揖，投轄攀轅，務結二三同志，盤桓其中，或　　詞壇，或開吟社，雖因一時之偶興，每成千古之佳談。妹雖不才，幸叨陪泉石之間，兼慕薛林雅調。風庭月榭，惜未讌及詩人；帘杏溪桃，或可醉飛吟盞。孰謂雄才蓮社，獨許鬚眉；不教雅會東山，讓余　　粉耶？若　　造雪而來，敢請掃花以俟。謹啟。

寶玉看了，不覺喜的拍手笑道：「倒是三妹妹高雅，我如今就去商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，翠墨跟在後面。剛到了沁芳亭，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，見了寶玉，便迎上去，口内說道：「芸哥兒請安，在後門等著呢。這是叫我送來的。」寶玉打開看時，寫道：

不肖男芸恭請

父親大人萬福金安：男思自　　天恩，認於　　下，日夜思一孝順，竟無可孝順之處。前因買辦花草，上托大人洪福，竟認得許多花兒匠，並認得許多名園。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，不可多得，故變盡方法，只弄得兩盆。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，便留下賞玩。因天氣暑熱，恐園中姑娘們不便，故不敢面見。奉書恭啟，並叩台安。

男芸跪書一笑。

寶玉看了，笑問道：「獨他來了，還有什麽人？」婆子道：「還有兩盆花兒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出去說，我知道了，難爲他想著。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同翠墨往秋　　齋來，只見寶釵、黛玉、　　春、惜春已都在那裡了。

衆人見他進來，都大笑說：「又来了一個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不算俗，偶然起了個念頭，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，誰知一招皆到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可惜遲了，早該起個社的。」黛玉說道：「此時還不算遲，也没什麽可惜。但是你們只　　起社，可别　　我，我是不敢的。」迎春笑道：「你不敢，誰還敢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一件正經大事，大家鼓舞起來，不要你謙我讓的。各有主意，只管說出來，大家評論。寶姐姐也出個主意，林妹妹也說句話兒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忙什麽，人還不全呢。」一語未了，李紈也來了，進門笑道：「雅的狠呀！要起詩社，我自舉我掌壇。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，我想了一想，我又不會做詩，瞎鬧些什麽！因而也忘了，就没有說。既是三妹妹高興，我就帮你作興起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既然定要起詩社，偺們就是詩翁了，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，纔不俗。」李紈道：「極是！何不起個別號，彼此稱呼倒雅。我是定了『稻香老農』，再無人占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就是『秋　　居士』罷。」寶玉道：「『居士』『主人』，到底不確，又累贅。這裡梧桐芭蕉儘有，或指桐蕉起個倒好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有了，我是喜芭蕉的，就稱『蕉下客』罷。」衆人都道別緻有趣。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快牽了他去，燉了肉脯子來吃酒。」衆人不解，黛玉笑道：「莊子云『蕉葉覆鹿』，他自稱『蕉下客』，可不是一隻鹿麼？快做了鹿脯来！」衆人　　了，都笑起來。探春因笑道：「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，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。」又向衆人道：「當日蛾皇女英洒淚在竹上成班，故今班竹又名湘　　竹。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，他又愛哭，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班竹的，以後都叫他做『瀟湘　　子』就完了。」大家　　說，都拍手叫妙。林黛玉低了頭，也不言語。

李紈笑道：「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，也只三個字。」衆人忙問：「是什麼？」李紈道：「我是封他爲『　　蕪君』，不知你們以爲如何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個封號極好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呢？你們也替我想一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的號早有了，『無事忙』三字恰當得狠。」李紈道：「你　　是你的舊號『絳洞花主』就是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小時候幹的營生，還提他做什麼。」探春道：「你的號多得狠，又起什麼？我們愛叫你什麼，你就答應著就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還得我送你個號罷，有最俗的一個號，　　於你最當。天下難得的是富貴，又難得的是閒散，這兩樣再不能兼有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『富貴閒人』也罷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當不起，當不起！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。」李紈道：「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？」　　春道：「我們又不大會詩，白起個號做什麼！」探春道：「雖如此，也起個纔是。」寶釵道：「他住的是紫菱洲，就叫他『菱洲』。四丫頭在藕香榭，就叫他『藕榭』就完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就是這樣好。但序齒我大，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，管教說了，大家合意。我們七個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，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。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已有了號，還只　　這樣稱呼，不如不有了。以後錯了，也要立個罰約纔好。」李紈道：「立定了社，再定罰約。我那裡地方大，竟在我那裡作社。我雖不能做詩，這些詩人竟不厭俗，容我做個東道主人，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。于是要推我做社長，我一個社長，自然不彀，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，就請菱洲、藕榭二位學究來，一位出題限韻，一位謄錄監場。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，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韵脚，我們也隨便做一首，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。若如此便起，若不依我，我也不敢附驥了。」

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，又有薛林在前，　　了這話，便深合己意，二人皆說：「是極。」探春等也知此意，見他二人悅服，也不好强，只得依了。因笑道：「這話罷了。只是自想好笑：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，反叫你們三個來　　起我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既這樣，偺們就往稻香村去。」李紈道：「都是你忙。今日不過商議了，等我再請。」寶釵道：「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。」探春道：「若只　　會的多，又没趣了。一月之中，只可兩三次。」寶釵說道：「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。擬定日期，風雨無阻。除這兩日外，倘有高興的，他情愿加一社的，或請到他那裡去，或附就了來，亦可使得，豈不活潑有趣？」衆人都道：「這個主意最好。」

探春道：「這原係我起的意，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，方不負我這興。」李紈道：「既這樣說，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？」探春道：「明日不如今日，就是此刻好。你就出題，菱洲限韻，藕榭監場。」迎春道：「依我說，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，竟是拈鬮公道。」李紈道：「方纔我来時，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，倒是好花。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？」　　春道：「都還未賞，先倒做詩？」寶釵道：「不過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。古人的詩賦，也不過都是　　興寓情耳。若等見了做，如今也没這些詩了。」

迎春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限韻。」說著，走到書架前，抽出一本詩來，隨手一揭，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，遞與衆人看了，都該做七言律。迎春掩了詩，又向一個小丫頭道：「你隨口說一個字來。」那丫頭正　　門立著，便說了個「門」字，迎春笑道：「就是『門』字韻，『十三元』了。這頭一個韻定要『門』字。」說著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，抽出「十三元」一屜，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。那丫頭便拿了「盆」「魂」「痕」「昏」四塊來。寶玉道：「這『盆』『門』兩個字不大好做呢！」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，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。獨黛玉或撫弄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鬟們嘲笑。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「夢甜香」。原來這「夢甜香」只有三寸來長，有燈草粗細，以其易燼，故以此爲限。如香燼未成，便要受罰。

一時探春便先有了，自己提筆寫出，又改抹了一回，遞與迎春。因問寶釵：「　　蕪君，你可有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有却有了，只是不好。」寶玉背著手在　　廊上踱來踱去，因向黛玉說道：「你　　他們都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别管我。」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。因說道：「了不得！香只剩了一寸了，我纔有了四句。」又向黛玉道：「香要完了，只　　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麽？」黛玉也不理。寶玉道：「我可顧不得你了，好歹也寫出來罷。」說著，也走在案前寫了。李紈道：「我們要看詩了。若看完了還不交卷，是必罰的。」

寶玉道：「稻香老農雖不善作，　　善看，又最公道，你就評閱優劣，我們都服的。」衆人都道：「自然。」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：

咏白海棠

斜陽寒草帶重門，苔翠盈鋪雨後盆。

玉是精神難比潔，雪爲肌骨易銷魂。

芳心一點嬌無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。

莫謂縞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咏黃昏。

大家看了，稱賞一回，又看寶釵的道：

珍重芳姿晝掩門，自携手甕灌苔盆。

胭　　洗出秋堦影，氷雪招來露砌魂。

淡極始知花更艷，愁多焉得玉無痕。

欲償白帝宜清潔，不語婷婷日又昏。

李紈笑道：「到底是　　蕪君。」說著，又看寶玉的道：

秋容淺淡映重門，七節攢成雪滿盆。

出浴太真氷作影，捧心西子玉爲魂。

曉風不散愁千點，宿雨還添淚一痕。

獨　　畫欄如有意，清砧怨笛送黃昏。

大家看了，寶玉說探春的好。李紈終要推寶釵：「這詩有身分。」因又催黛玉。黛玉道：「你們都有了？」說著，提筆一揮而就，擲與衆人。李紈等看他寫道：

半捲湘簾半掩門，碾氷爲土玉爲盆。

看了這句，寶玉先喝起彩來，只說：「從何處想來！」又看下面道：

偷來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縷魂。

衆人看了，也都不禁叫好，說：「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。」又看下面道：

月窟仙人縫縞袂，秋閨怨女拭啼痕。

嬌羞默默同誰訴？倦　　西風夜已昏。

衆人看了，都道：「是這首爲上。」李紈道：「若論風流別致，自是這首。若論含蓄渾厚，終讓　　稿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評的有理，瀟湘　　子當居第二。」李紈道：「怡紅公子是壓尾，你服不服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的那首原不好，這評的最公。」又笑道：「只是瀟二首，還要斟酌。」李紈道：「原是依我評論，不與你們相干，再有多說者必罰。」寶玉　　說，只得罷了。李紈道：「從此後，我定于每月初二、十六這兩日開社。出題限韻，都要依我。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，只　　另擇日子補開，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，我也不　　。只是到了初二、十六這兩日，是必往我那裡去。」寶玉道：「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。」探春道：「俗了又不好，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，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，就叫個『海棠詩社』罷。雖然俗些，因眞有此事，也就不碍了。」說　　，大家又商議了一回，畧用些酒果，方各自散去。也有回家的，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。當下無話。

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，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，也不知何事。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，襲人問：「那裡來的？」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。襲人聽說，便命他們擺好，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，自己走到房內，稱了六錢銀子封好，又拿了三百錢走来，都遞與那兩個婆子，道：「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。這錢你們打酒喝罷。」那婆子們站起來，眉開眼笑，千恩萬謝的不肯受。見襲人執意不　　，方領了。襲人又道：「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？」婆子忙應道：「天天有四個，原預備裡面差使的。姑娘有什麽差使？我們吩咐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有什麽差使？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

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，可巧你們來了，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，囫来你們就往這裡拿錢，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。」婆子答應著去了。

襲人囫至房中，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，却見槅子上碟槽空著，因囫頭見晴雯、秋紋、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，襲人問道：「這一個纏　　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？」衆人見問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想不起來。半日，晴雯笑道：「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，還没送來呢。」襲人道：「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，巴巴的拿這個去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何常不是這樣說，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。我送去，三姑娘也見了，說好看，連碟子放著，就没帶来。你再瞧，那槅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没收來呢。」

秋紋笑道：「提起這瓶来，我又想起笑話來了。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，也孝敬到二十分。那日見園裡桂花，折了兩枝，原是自己要插瓶的，忽然想起來，說這是自己園裡纔開新的鮮花兒，不敢自己先頑，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，親自灌水插好了，叫個人拿著，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，又進一瓶與太太。誰知他孝心一動，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，老太太見了這樣，喜的無可不可，見人就說：『到底是寶玉孝順我，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。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。』你們知道，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，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。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，說我可憐見的，生的单弱。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。幾百錢是小事，難得這個臉面。及至到了太太那裡，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，不知要給那一個，一見了，連衣裳也不找了，且看花兒。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，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，又是怎樣知好歹，有的没的，說了兩車話。當著衆人，太太臉上又增了光，堵了衆人的嘴。太太越發喜歡了，現成的衣裳，就賞了我兩件。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横　　也得，却不像這個彩頭。」

晴雯笑道：「呸！好没見世面的小蹄子！那是把好的給了人，挑剩下的纔給你，你還充有臉呢。」秋紋道：「憑他給誰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」晴雯道：「要是我，我就不要。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，也罷了。一樣這屋裡的人，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？把好的給他，剩的纔給我，我寧可不要，冲撞了太太，我也不受這口軟氣。」秋紋忙問道：「給這屋裡誰的？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，家去了，不知是給誰的。好姐姐，你告訴我知道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告訴了你，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？」秋紋笑道：「胡說，我自聽了喜歡喜歡，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，我只領太太的恩典，也不去　　别的事。」衆人聽了都笑道：「罵的巧，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。」

襲人笑道：「你們這起爛了嘴的！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，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！」秋紋笑道：「原來姐姐得了，我實在不知道。我陪個不是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少輕狂罷，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。」麝月道：「那瓶也該得空　　來了。老太太屋裡還罷了，太太屋裡人多手雜，別人還可已，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，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。太太也不大　　這些，不如早些收來正經。」晴雯聽說，便擲下針黹，道：「這話倒是，等我取去。」秋紋道：「還是我取去罷，你取你的碟子去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偏取一遭兒去。是巧宗兒，你們都得了，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？」麝月笑道：「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，那裡今兒又巧，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雖然碰不見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，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，分出二兩銀子来給我，也定不得。」說著又笑道：「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，什麼事我不知道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外跑了。

秋紋也同他出來，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来，襲人打點齊脩東西，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，向他說道：「你先好生梳洗了，換了出門的衣裳来，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。」宋嬤嬤道：「姑娘只管交給我，有話說與我，我收拾了，就好一順去。」襲人聽說，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，先揭開一個，裡面裝的是紅菱、雞頭兩樣鮮菓。又揭那一個，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。又說道：「這都是今年偺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，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。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，姑娘就留下頑罷。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，姑娘別嫌粗糙，將就著用罷。替我們請安，替二爺問好就是了。」宋嬤嬤道：「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，姑娘再問問去，回來別又說忘了。」襲人因問秋紋：「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？」秋紋道：「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，又都做詩。想來沒話，你只管去罷。」宋嬤嬤　　了，便拿東西出去，穿戴了，襲人又囑咐他：「你從後門出去，有小子和車等著呢。」宋嬤嬤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一時寶玉回來，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，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，襲人也把打發宋嬤嬤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。寶玉　　了，拍手道：「偏忘了他！我自覺心裡有件事，只是想不起來，　　你提起來，正要請他去。這詩社裡若少了他，還有個什麼意思。」襲人勸道：「什麼要　　，不過頑意兒。他比不得你們自在，家裡又作不得主兒。告訴他，他要來，又由不得他。若不來，他又牽腸掛肚的，沒的叫他不受用。」寶玉道：「不妨事，我回老太太，打發人接他去。」正說著，宋嬤嬤已經回來，道生受，與襲人道乏，又說「問二爺做什麼呢。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。史姑娘道，他們做詩，也不告訴他去。急的了不得。」寶玉聽了，轉身便往賈母處來，立逼著叫人接去。賈母因說：「今兒天晚了，明日一早去。」寶玉只得罷了，回来悶悶的。

次日一早，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。直到午後，史湘雲纔來了，寶玉方放了心。見面時，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，又要與他詩看。李紈等因說道：「且別給他看，先說與他韻脚。他後來的，先罰他和了詩。若好，便請入社。若不好，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們忘了請我，我還要罰你們呢！就拿韻來，我雖不能，只得勉强出醜。容我入社，掃地焚香，我也情愿。」衆人見他這般有趣，越發喜歡，都埋怨：「昨日怎麽忘了他。」遂忙告訴他詩韻。史湘雲一心興頭，等不得推敲删改，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，心内早已和成，卽用隨便的紙筆錄出，先笑說道：「我却依韻和了兩首，好歹我都不知，不過應命而已。」說著，遞與衆人。衆人道：「我們四首也算想絶了，再一首也不能了，你倒弄了兩首，那裡有許多話說？必要重了我們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看時，只見那兩首詩寫道：

其一

神仙昨日降都門，種得藍田玉一盆。

自是霜娥偏愛冷，非關倩女欲離魂。

秋陰捧出何方雪，雨漬添來隔宿痕。

喜詩人吟不倦，豈令寂寞度朝昏。

其二

芷階通蘿薜門，也宜牆角也宜盆。

花因喜潔難尋偶，人爲悲秋易斷魂。

玉燭滴乾風裡淚，晶簾隔破月中痕。

幽情欲向嫦娥訴，無奈虛廊月色昏。

衆人看一句，驚訝一句，看到了，讚到了，都說：「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，真該要起海

棠社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明日先罰我的東道，就讓我先　　一社，可使得？」衆人道：「這更妙了。」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。

至晚，寶釵將湘雲　　往　　蘅苑去安歇。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，皆不妥當，因向他說道：「既開社，便要作東。雖然是個頑意兒，也要瞻前顧後。又要自己便宜，又要不得罪了人，然後方大家有趣。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，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，你還不彀使。這會子又幹這沒要　　的事，你嬸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。况且你就都拿出來，做這個東也不彀。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？還是和這裡要呢？」

一席話提醒了湘雲，倒躊躇起來。寶釵道：「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。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，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蠏，前兒送了幾個來。現在這裡的人，從老太太起，連上屋裡的人，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蠏的，前日姨娘　　說，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蠏。因爲有事，還没有請。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，只普統一請，等他們散了，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？我和我哥哥說，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蠏来，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来，再脩四五棹果碟，豈不又省事，又大家熱鬧了？」湘雲　　了，心中自是感服，極讚想的週到。寶釵又笑道：「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，你千萬別多心，想著我小看了你，偺們兩個就白好了。你若不多心，我就好叫他們辦去。」湘雲忙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這樣說，倒多心待我了。我憑他怎麽糊塗，連個好歹也不知，　　成個人哩！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，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，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。」寶釵聽說，便喚一個婆子來：「出去和大爺說，照前日的大螃蠏要幾簍來，明日飯後請老太太、姨娘賞桂花。你說：大爺好歹別忘了，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。」那婆子出去說明，回來無話。

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：「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。你看古人中，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？若題目過於新巧，韻過於險，再不得好詩，終是小家子氣。詩固然怕說熟話，然亦不可過於求生。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，措詞就不俗了。究竟這也箄不得什麽，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。一時閒了，倒是于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。」

湘雲只答應著，因笑道：「我如今心裡想著，昨日做了海棠詩，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？」寶釵道：「菊花倒也合景，只是前人太多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也是如此想著，恐怕落套。」寶釵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有了，如今以菊花爲賓，以人爲主，竟擬出幾個題目來，都要兩個字：一個虛字，一個實字。實字就用『菊』字，虛字便用通用門的。如此，又是咏菊，又是賦事，前人也没狠做，也不能落套。賦景咏物兩關著，又新鮮又大方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　　狠好，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？你先想一個我　　。」

寶釵想了想，笑道：「『菊夢』就好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果然好。我也有一個，『菊影』可使得？」寶釵道：「也罷了，只是也有人做過。若題目多，這個也搭的上。我又有了一個。」湘雲道：「快說出來。」寶釵道：「『問菊』如何？」湘雲拍案叫：「妙！」因接說道：「我也有了，『訪菊』如何？」寶釵也讚：「有趣。」因說道：「　　性擬出十個來，寫上再來。」

說著，二人研墨蘸筆，湘雲便寫，寶釵便念，一時湊了十個。湘雲看了一遍，又笑道：「十個還不成幅，　　性湊成十二個，便全了，也如人家的字畫册頁一樣。」寶釵　　說，又想了兩個，一共湊成十二個，說道：「既這樣，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。」湘雲道：「如此更妙，竟弄成個『菊譜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起首是『憶菊』。憶之不得，故訪，第二是『訪菊』。訪之既得，便種，第三是『種菊』。種既盛開，故相對而賞，第四是『對菊』。相對而興有餘，故折來供瓶爲玩，第五是『供菊』。既供而不吟，亦覺菊無彩色，第六便是『咏菊』。既入詞章，不可以不供筆墨，第七便是『畫菊』。既爲畫菊，如是碌碌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，不禁有所問，第八便是『問菊』。菊如何解語，使人狂喜不禁，第九是『簪菊』。如此人事雖盡，猶有菊之可咏者，『菊影』『菊夢』二首，續在第十、第十一。末卷便以『殘菊』總收前題之感。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。」

湘雲依言將題錄出，又看了一回，又問：「該限何韵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平生最不喜限韻，分明有好詩，何苦爲韻所縛。偺們別學那小家　　，只出題，不拘韻。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，並不爲以此難人。」湘雲道：「這話狠是。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。但只偺們五個人，這十二個題目，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那也太難人了。將這題目謄好，都要七言律詩，明日貼在牆上，他們看了，誰能那一個，就做那一個。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。不能的作一首也可。高才捷足者爲尊。若十二首已全，便不許他赶著又做，罰他便完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二人商議妥貼，方纔息燈安寢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